

想象 一个部落的 湮灭

寇 挥著



《巨人传》风格的奇异小说

带给你艺术上的惊讶和想象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寇挥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

ISBN 7-5321-2200-X

I.想… II.寇…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09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封面设计:王志伟

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

寇 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k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k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12,000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200-X/I·1776 定价:14.00 元

瓦蓝的天幕穹顶似地笼罩着群山。乳白的云朵仿佛少女丰满的乳房，在天边飘浮。山石嶙峋，岩缝中长出一簇簇干硬枯瘦的蒿草，草丛中夹杂着荆棘。深深的山谷。山谷南边的岩坡上有一只羊，一个女孩。山谷北边的岩坡上有一个男孩，一只羊，女孩朝沟壑对面的男孩喊：“喂，你过来。”女孩名叫星萝，男孩名叫辐工。男孩穿着树皮，女孩穿草叶裙，勉强遮盖住隐私处。女孩是令人惊异的大自然创造出来的尤物，桃花般的粉红脸蛋仿佛秋天高原上的落日，鲜艳无比。男孩是个典型的男子汉，身体像是用石头刻出来的，野气而粗壮。两个人常常跑到一面山坡上，说悄悄话。她见不到他时，心里就会空落落的，一看见他心就踏实了。上山放羊是她最最期盼的。一想到能在山坡上与他相见，她就会兴奋得眼里涌出闪亮的泪珠，并情不

自禁地大声唱歌。渴望的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浩浩荡荡,把她淹没。不能上山的日子,她总是站在院畔,身子靠住树,头枕着树干,朝男孩家所在的方向久久地望着,直望得双眼湿润,景物变得模糊起来。而当男孩出现,在远远的路上还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她的心就会甜得突突地跳起来。男孩也是一样的心情,她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见不到她的时候,他想念得会满部落跑,跑遍所有的山谷、岩坡、庄稼地和深深的沟壑。等到突然瞥见了她,他自己会吓一跳,惊得呆住,说不出话来,然后又远远躲开。这儿的孩子一般都早熟。早熟就会过早渴望成为父亲和母亲,各自身体里的生命的一半渴望着另一半。曾经有一个九岁的女孩做了妈妈,而孩子的父亲也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事发以后,十一岁的父亲吓得逃进了深山。现在男孩撤下他的羊,翻过沟壑向女孩所在的山坡爬来。女孩说:“微微是从这里跑走的吗?”

男孩因为爬坡而气喘吁吁。

“我听建建说的,那天黄昏他看见微微爬上坡就消失不见了。”

“哎,辐工,咱俩今天爬上去看看好吗?”女孩一

边说，一边用眼光鼓励他。但是见他不言语，她便挑逗他说：“你怕？真……”

男孩终于爬到女孩跟前，他望着女孩那双乌黑的亮晶晶的大眼睛，说：“你才害怕呢。”

“咱们爬上去呀？”

“看谁爬得快！”

男孩有时候抓住草枝，有时候攀住石头，爬到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台上。他回头看看还在艰难地往上爬的女孩。她把一块石头踩脱了，石头顺着山坡往下滚，越来越快，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似的滚到沟底去了。星萝爬到平台下时，男孩拉住她的手将她拉了上来。男孩看见星萝的羊跑下山坡，正在朝着他的羊所在的山坡跑去。他说：“星萝，看你的羊。”星萝喘着粗气说：“管它哩，这死羊。”星萝的羊爬上对面的山坡，与辐工的羊玩起打架的游戏。

男孩说：“你家的羊是公的吧？”

“是公羊。”女孩说，“还没有骗呢。阿爸说再过几天叫尤二菜给骗一下。”

“尤二菜可是个老骗匠呢。我也会骗。”

“瞎吹牛。”

“嘘，星萝，你快看。”男孩手指山沟那边，那两

只羊正在一上一下打架呢。女孩突然意识到那两只羊正在干什么，她拿小拳头捅了男孩几下。

山还是那么高，在平时男孩是绝对不愿意攀爬它的，可在今天，他浑身上下都涌满了像洪水那样的力量。他真想将一块大石头用拳头捶碎。他说：“星萝，赶快爬呀！微微就是爬上这边的山后不见了。”

男孩和女孩继续爬山。

两只羊继续玩着打架的游戏。

暮霭弥漫了山谷。两只羊变成两团隐隐绰绰的白影。女孩拽着男孩树皮衣服的后摆爬上了山顶，风吹着他们，他们看见那轮鲜红的像鸡蛋黄似的太阳正在远山沉落。他们第一次发现了世界原来这样大。他们自从生下来就生活在山谷里，从来没有爬上过四周的高山，父辈们也不允许，他们总是说那上面可怕极了，住着鬼怪和神仙。可是自从微微逃走以后，他们慢慢地对于高山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潜生了探险的精神。

“辐工，”女孩说，“太阳落下去的山叫什么山呢？”

“我也不知道。咱们站的这座山叫做崦嵫山，紧挨着的那座山叫……我听大人们说崦嵫山过去是西空山，再过去，就知道了。”

“这些山一直通到哪里呢？”

女孩脸上现出非常困惑的神情。

“不知道。大人们说咱们四周的山一直通到天边，可是他们有时候又说天是没有边的。”

男孩望着将要落下去的太阳。

女孩好像突然感觉到一种掉进沼泽将要被吞没的恐惧，她要挣扎，她抓住男孩的胳膊。风吹得他们在山顶上站立不稳，头发，衣服向后飘扬。

男孩说：“听爷爷说，他说是他爷爷说的，远方好像有一个神仙国。”

“远方有一个神仙国？我也听爷爷说过。”她很兴奋。

“爷爷说那神仙居住的国家叫做‘大唐’。爷爷说‘大唐’国的神仙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来过咱们这儿，后来，神仙们都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呀，辐工，你看！”

女孩突然惊慌地喊道。她指着太阳将要整个儿落下去的还仅仅剩下一条小圆弧的山脊，胸脯又

惊又惧地激烈起伏着。

男孩也看见了——在太阳烧红的山脊上,从另一边爬上来了一个人,紧接着爬上来了第二个,第三个……拥上来了一群,两群,又一群。他们被夕阳照得透明,通红。他们还在不断地往上涌着。

现在,这个遗世独立的部落里的人们因为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爬上了他们认为不能亵渎的神圣的高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星萝的叔父狗朱与父亲狗牛认为,星萝与辐工虽然违背了祖训,但他们却发现了一种不为人知的现象,这对于整个部落是有价值的。而另一群人,包括辐工的父亲和叔父则认为他们所看见的幻象大概是触怒了的神灵所显现的异兆,这就更加加重了他们的罪,至于他们说那是人,那是不啻于谎言的无稽之谈。因为从祖训来看,几百年来他们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另外的人存在,他们只是说有一群神仙居住在神仙国“大唐”那儿,是不是“大唐”的神仙们想起了我们,再次来到了我们这里?这种设想使整个山谷里的生灵都激动不已,他们全部跃跃欲试要爬上神山去看个究竟,但是被他们的族长狗祖,也就是那个胡子

花白、已经一百一十一岁的老汉喝令住了。狗祖比星萝的父亲狗牛高三辈，是他老爷爷那一辈的，据说他排行为老十七。老十七爷——狗祖教训晚辈们说：“自从我们那一辈就没人敢爬上四周的高山，这是早已被坚决禁止了的，今天，这条祖训被两个毛孩子打破了，打破了就打破了吧，竖子无罪吗。难道叫我们把孩子也处以刑法？但是其他人绝不能允许再去干这种事，即使孩子不也是同样触怒了神灵吗？”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面朝高山，闭住眼睛，脑子里迅速划过一道思绪。他想起昨夜做过一个梦，可是梦的内容却忘得一干二净。

“神灵们，请饶恕我们吧！星萝和辐工是我们的孩子，孩子年幼无知，饶恕他们吧！”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看如果星萝和辐工看见的是真的，那么，这事一定与微微有关。他不知逃到了哪里？他若死在了半山上，就不会有什么事的。可是如果他真的爬过了高山，那他就早已触怒了神灵，而星萝和辐工不过是看见了被触怒的神灵而已。多亏他俩是孩子，假如是大人，被发现的神灵绝对不会让看见他们的人活着回来。因为我们的先祖辈当中

不知有多少少不更事、年富力强的初生牛犊死在了那神山上，于是祖宗才立下训规，不许任何人爬上那座神山。我虽然活得比你们都长，可我从来不敢去看看山上神灵们的世界。”



星萝和辐工头上戴上了神秘的传奇性的或者意味着不祥的闪亮光环。尽管星萝和辐工仍然像村子里别的孩子一样玩耍游戏,放牧山羊,但是好些大人和孩子都对他们防范了起来,远远地规避他们,就像他们尽量避免提起逃走的微微一样。假如村子里平安无事,星萝和辐工依然会像别的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样安然地成长,成熟;然而,如果灾难降临,那么星萝和辐工就得对这样的灾难负责,那多半是血腥的结局。村子还像往日一样安宁而平静,春天快要结束时,星萝的姐姐茑萝问星萝她真的和辐工在高山上看见了神明。星萝对姐姐说:“什么神仙?我看见的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

“可是老狗祖爷爷说神明长得和人差不多。”

星萝说:“那么,我就……”她感到非常疑惑。

四月二日是茑萝将要结婚的日子,村子里要像

祖先时代那样为葛萝举办婚礼。离四月二日还有十几天时间，村子里就忙活开了。葛萝的女婿是狗文。狗文是狗祖爷的十三子狗帝的十五子狗驴的儿子。狗驴与狗牛是堂兄弟。

这一天，星萝又去放羊，而辐工早已在坡上放了很久了。星萝刚刚把羊放到坡上，那羊就跳下沟涧奔跑到了辐工所在的坡上去了，急得星萝大声喊叫。可是，辐工却在坡上大笑。他一边笑一边连滚带爬地爬过沟壑来到星萝所在的山腰。他们坐在突出的光滑的石头上面。石头边缘与土地接合的地方长着草丛和藤萝，坡上长着数棵枯瘦的树，山坡显得非常稀疏与贫瘠。这里的山坡大多由石头组成，就是远远望去的村子里也只有很少几棵高树。沟壑对过，星萝的羊又与辐工的羊打开了架。这时候，正看得专心的辐工一回头发现星萝也正在梗着脖子发痴地看着，她看见辐工在看她，立刻羞红了脸蛋。过了好一会儿，辐工说：“星萝。”星萝回头看辐工，可他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只好说：“我们再爬上去看看。”他只是为了转换话题随便说说，但是星萝却非常恐怖地说：“不敢的，村子里的先辈们不知在哪儿监视着呢。”沟壑对面，星萝

的羊已经把辐工的羊压得趴到地下了。当它们分开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响声,仿佛有一个人正从泥沼里用力拔出脚来。这种声音,男孩和女孩都听见了。男孩和女孩同时向羊看去,他们都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两双乌黑闪亮的眼睛相互看了一眼,脸上顿时腾起了红云。大石头边缘是稀疏的蒿草,旁边还有一棵瘦瘦的野树。坡下面,一只羊又趴到了另一只羊的背上,趴在上面的羊在猛烈地抽动,下面的羊浑身都在颤抖。辐工突然将星萝抱住了。他激动得双手发抖,感到全身的热血山洪一样汹涌激荡。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心在狂跳,胸脯大幅度地一起一伏,完全沉浸在由羊引发的兴奋里。星萝被男孩抱得是那么紧,仿佛铁箝要把她紧紧箍死。她觉得骨头好像酥了,胸脯扩张不开,但呼吸急促起来。她全身的肌肉激动得痉挛、抽搐。她的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最后,女孩挣扎着说:“我叔父已经向我父亲提过亲了,我当时也同意了……”辐工一下子停止动作,怔怔地望着星萝。他秋水般清澈明亮的眼睛布满了乌云,木然失色。星萝用手抚平被辐工揉乱的头发。她把草叶裙整理好。树皮褂下是丰满的双乳。她看着辐工沮丧而痛苦的眼

睛，感到他是那么可怜。他颓丧地坐到地上，把头低低埋下。

女孩蹲下去。

“你不要难过，你……”女孩温柔得就像男孩的妻子。

辐工仍不吱声，他仿佛顷刻之间成了石头人。

“你也可以向我父亲求婚吗。”女孩把男孩的手拉过去，放到她胸脯上。

“真的？”他抬起头，大而黑的眼睛水波盈盈，充满激动和兴奋。他把女孩抱到怀里，抱得很轻，怕碰破了她似的，仿若女孩是个刚刚满月的、浑身散发着醉人奶香的婴儿。男孩的嘴含着女孩的唇。吻是那么长久，部落和世界都消失了，天地间只留下了这对吻着嘴唇的男孩女孩。

男孩站起来了。女孩和他并排站着。男孩望着高山。女孩也望着高山。高山顶上闪耀着白色的光芒。小朵小朵的白云丰满膨胀，静静地悬浮在天际。

“我要再爬一次神山！”男孩说。他猛然蹿起来，向山顶跑去。

女孩惊慌地大叫道：“你疯了！”



男孩继续向高山爬着。他的速度慢下来。爬了一会儿，他停下了，回过头来看看女孩。

“你还是下来吧。”他听见星萝在下面喊。



月亮隐到云里去了。狗朱吃过饭，抹了把嘴，走出石头屋子。晚风迎面吹来，吹起了他的头发和宽而空荡的裤腿。狗朱用右手小指抠着嵌在上牙缝中的食物残渣。他吐了一口。那口混杂着食物的唾液正好落到了树干上。此时，月亮又从云层里钻了出来，洒下一地婆婆的树影。狗朱在树影里站住，改用左手食指去掏右边牙缝里的嵌塞物。温爽的晚风中，摇曳的树影在狗朱身上晃来晃去。他甩甩手，离开了那棵树。

远处传来狗狺狺汪汪的叫声，接着谷峪重又归于沉寂。当狗朱来到小河边，准备趟过潺潺的小河水时，月亮又被云雾吞没了。今晚的月亮真是含羞的少女，狗朱心烦意乱地想。狗朱听狗祖说过月亮是个仙宫，里面住着后羿的妻子和终年斫树的吴刚。吴刚斫树已千年，但那棵桂花树每被斧头砍斫